

◆ 洪孟珠

「看，人老了，牙齒也保不住了。」放工回家，爸爸手中拿著一顆完好的牙齒對我說。

「牙痛嗎？」我急切地問。

「什麼事也沒有，就只掉牙，大概是年紀大，牙床弱，所以牙齒保不住了。」爸爸毫不在乎地說。

在辦公室忙了一整天，加上對爸爸醫藥知識的信任，我這糊塗蟲也放下了心。過了不久，回家時，總聞到腐朽的味道，到處查看，沒找到不對勁的地方，想想可能是從外面隨風飄來的味道，也沒去仔細追查。

有一天，放工回家，爸爸對我說：「不知道為什麼這兩天，牙床有點痛。」

「明天帶您看牙醫。」我當機立斷。

「不用，不用，我吃吃止痛藥就可以了。」提起看醫生，爸爸拚命搖頭。自從卅年前到醫院檢查後，爸爸對醫生與醫院就沒好感。媽媽在醫院去世，使他對醫院更失去信心。他不斷買醫學書籍來研究，有病自己醫，要他看醫生，免談。卅年前，爸爸的口腔壁常被牙刷碰傷，後來居然無法痊愈。帶他去看醫生，經過詳細的檢查，醫生說：「這是口腔癌，須動手術。手術後的生存機會有 50%，否則只剩三個月的壽命。」

當我準備簽字讓爸爸動手術時，爸爸拉拉我的手提議：「我們先回去和媽媽商量，才來簽字吧。」

走出醫院，爸爸呵呵笑說：「啊，總算逃出來了！癌症的英文字是 cancer，與割死的 cancel 不但音同而且形似；可見癌症動手術，割除後，死亡機會高，太危險了。」

接著，他正經八百地說：「醫生說，手術後的復原機會只有 50%，生活素質是否與現在相同，也不肯定，我又何必冒險動手術？反正有生必有死，人一出生就走向死亡，死是逃不了的，只是遲早問題。既然知道死期已近，我更應該好好利用剩下來的時間修行，為下一生做準備，你們不必替我擔心。心經說：『心無掛礙，無掛礙故，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。』只要心無掛礙、無有恐懼，相信疾病也不會對我相煎太急。」

回家後，爸爸、媽媽和我舉行一次家庭會議，大家同意：爸爸是一位禪修多年的老參，晚上只須打坐，不必躺下睡覺，隔天精神仍很好。既然醫生對爸爸手術後的生存率沒把握，對手術的後遺症也不肯定；爸爸又想利用餘生準備未來，我們憑什麼苦苦相逼？於是我們決定順從爸爸的意願，把醫生與醫院拋在腦後。說到做到，爸爸在很短的時間裏把事業結束，一點捨不得的心情都沒有。他專心修行，每天除了拜佛和靜坐，就是閱讀佛經。

朋友問他：「放棄成功的事業，不難過嗎？」

爸爸瀟灑地回答：「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，遲早要放手的，只是什麼時候放而已。現在自己捨，好過將來被死神迫著捨。」

半年後，爸爸的口腔癌雖沒康復，好像也沒惡化。再過三個月，爸爸的小便帶血，到醫院檢查，醫生說是膀胱癌，猜測是口腔癌的蔓延，需要進一步檢驗。爸爸一聽說是癌，掉頭就走。回家後，他仍平靜地繼續拜佛、靜坐與讀經。

三年過去了，爸爸依然故我。這時，因上司的推薦，我獲得碩士獎學金須到美國升學兩年；因不放心爸爸，想放棄；爸爸卻極力反對。他說：

「世事無常，當年醫生說我活不過三個月，可是到現在我已活超過三年。將來發生什麼事，什麼時候發生，沒有人知道，所以不應該擔憂未來，必須抓緊現在的機遇，將來才不會後悔。我們年紀大的人，多數不後悔做過的事，卻常後悔沒嘗試的事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我想解釋留下來的理由。

爸爸卻好像知道我的理由似地繼續說下去：「妳又不是醫生，留下來對我的病情沒有幫助，可是對我的心理卻有壓力。為了疼妳，不讓妳留下來白等，我豈不是要限定自己在兩年內死亡，才不會浪費妳等待的時間和心意？妳可不要逼我早死哦。」爸爸做了個鬼臉，微笑地接著說：「人遲早要分離的，如果我們父女緣分未盡，妳深造回來，我必定還活著；如果緣分已盡，妳就是留在本地也無濟於事，因為我可能在妳離家上班時去世，或在妳上廁所時嚥下最後一口氣，妳也一樣不能親眼看我斷氣。這和從國外飛回來送終有什麼兩樣？如果不放心，在國外可以常打電話回來，交通那麼發達，風吹草動，搭飛機回來送我也來得及。妳還年輕，還沒組織家庭，是升學的好時機，不應該有後顧之憂。花兩年讀多一個學位，對往後的幾十年來說是值得的。不要猶豫，去吧！」

為了不給爸爸壓力，我決定出國升學。我告訴自己：加倍用功，提前完成學業回國。

國外的世界雖然五光十色，留學生涯多姿多彩，這都不影響我多選課、提前完成學業的計畫。別人一個學期修兩科或三科，我則修到大學制定的頂線——五科。暑假，同學去旅行，我仍留在學校與工讀生一起選課，絕不放棄任何修學分的機會。

不論功課多忙，我每天早晚都唸經迴向給爸媽，祈求他們身體健康長壽。雖然電話局與大學的距離相當遠，我卻固定每兩天與爸媽通電話，以瞭解他們的生活起居。如果從惡夢中醒來，不論清晨或深夜，我都會衝到電話局打電話回家，每天戰戰兢兢地生活。

在爸爸的病魔督促下，我以九個月的時間完成兩年的功課。爸爸非常開心，居然要媽媽代表他出席我的畢業典禮。他知道媽媽喜歡旅行，可是不懂英語，到歐美國家不方便；加上媽媽節儉，不捨得花錢在自己身上，於是他極力鼓勵媽媽出席我的畢業典禮。他替媽媽訂的雙程機票是環遊世界的機票，去時經過臺灣探望三姨媽一家，到日本探望三表姐一家，然後直飛美國西岸，參加畢業典禮。回程時則經過美國大陸、加拿大、歐洲，中東、東南亞等地，一路停留，讓我陪伴

媽媽看世界，可說用心良苦。在爸爸無私的奉獻下，我念完碩士，媽媽也看了世界。

正如爸爸所料，我回國、結婚、生子了，他仍健在。一九七七年，爸爸已比醫生的預測多活了十年。這時候，一百零一歲的外婆去世了，守喪時，在醫院工作的表哥告訴爸爸：醫學昌明，現在不必動手術，只要通過電療，就可以將爸爸的口腔潰瘍治好。在表哥的安排下，爸爸再到醫院去，巧遇十年前要他動手術的醫生，醫生瞭解他的病歷後，很驚訝，不敢相信這老頭子居然還活著。

醫生告訴爸爸，不動手術靠電療，只能治好 60% 的潰瘍，唯有動手術，才能痊愈。爸爸卻堅持不動手術，只要電療。

電療以後，爸爸竟然完全康復。他認為自己比醫生高明而生起傲慢心。雖然醫生交代每兩星期回去複診，去幾次以後，爸爸卻不再去了。他說：「每次去醫院，等了老半天，醫生只按幾下，問兩個簡單的問題，就說沒事，放我回家。既然已沒事，何必浪費時間和金錢去檢查？」誰知就此種下了禍根。

現在爸爸的牙齒開始鬆脫，疼痛也跟著來，我不理他的反對，押他去醫院看口腔專科。檢查後，醫生說，早期電療的技術還不完善，放射性太強，導致牙骨疏鬆。現在疏鬆處長了細菌，藥物無法達到，必須動手術將整個牙床割除再造。爸爸一聽動手術，立刻開溜。他笑著說：「醫院的醫生好像特別喜歡動手術，我看還是到外面找其他醫生再檢查一次吧。」

老友米德拉推薦口腔專家周老為爸爸治病，他說周老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，也是一位醫術高明、醫德良好的醫生。經過周老詳細檢查，得到的結論與醫院相同。不過，他認為爸爸已經九十幾歲了，手術後康復很慢，生活素質與不動手術病情發展到末期相似，與現在就差得遠。如果不動手術，好好照顧，病情不會惡化得太快，爸爸還可享有一段快樂的時光。

爸爸一聽，正中下懷，他說：「是業，躲不過。三十年前，我就做好不開刀、病情惡化、要受苦的準備。到現在我已經比別人多活了三十年，而且是快樂年。這世界上能活過百歲的人不多，我今年九十二歲，受苦的日子不會太長。我決定不動手術，遵照周醫師的方法延緩病情的惡化。」

回家途中，爸爸對周老的醫術與醫德讚不絕口：「一般醫生只醫病，不顧病人的生活素質，這周老卻以生活素質為重，米德拉沒介紹錯，周老真是一位難得的良醫。」

仁慈的周老不忍心讓這九十多歲的老人跋涉，天天下班後和太太來家裏看爸爸，兩夫妻與爸爸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

周老不但不收醫藥費，而且常與周老太帶來爸爸喜愛的食物，並陪他聊天。他們難過地告訴我，趁現在爸爸能吃時讓他多吃，當他的面頰肌肉潰爛穿孔的時候，他就無法享受食物了。

經他們提醒，我才有機會到處找來爸爸懷念的食品——薄餅、碗仔粿、金瓜糕和糖葫蘆，讓他在病情惡化前品嚐。看他吃得津津有味的樣子，我的心情卻沈重、難過。

為了讓爸爸得到良好的照顧，也讓我安心工作，明老找來四位樂觀盡責的好護士，兩位中國籍，兩位緬甸籍，二十四小時輪班照顧爸爸。雖然經濟負擔加重了，可是爸爸開心，我放心，父女無怨無悔。

有了周老和護士的良好照顧，爸爸的口腔一直沒痛，也沒惡臭。普通科老關也常來巡視，在這些人間菩薩的關照下，爸爸身體很好，天天早、午、晚都靜坐，然後下樓拜佛。拜佛後，才用餐。除了正餐，女傭還提供茶點。除了家人和護士的陪伴，親友也常來探望爸爸，家裏非常熱鬧，這段日子爸爸過得特別愜意。

在細心照顧下，爸爸的臉頰一年半後才穿孔，雖然食物從孔中跑出來，使我看了心疼，可是爸爸沒有疼痛，仍自得其樂地過日子，一點也不受影響。

有一次，大概是我從外面買回來的食物不乾淨，爸爸吃後不久就瀉肚子，各種止瀉藥都無效。爸爸連續瀉了好幾天，瀉得臉青唇白，全身無力，仍堅持不到醫院去。我擔心他上廁所時，頭昏跌倒，於是自作聰明，要他躺床休息，暫時由護士侍候在床上大小便。不幸得很，為了不讓我擔憂，爸爸這次居然很聽話，全盤接受了。

躺了一個星期，爸爸的肚瀉停止了。可是身體非常虛弱，老關建議自製肉汁補充爸爸體內的蛋白質，幫助爸爸康復。可是，我對廚房的工作一竅不通，女傭也不會做肉汁。老關只好兼當廚師，不但買來製造肉汁的用具，每兩天還得上菜市場買最好的瘦肉回來，弄肉汁給爸爸喝。

兩個星期以後，爸爸終於恢復健康。不過，他背部與雙腿的肌肉卻已退化，無法再站起來。

啊，活動、活動，原來活著就要動，一不動，身體很快就退化；尤其是老年人，退化得更快。由於我的無知，累爸爸在接下來的日子裏與床為伍。唉，愛他反而害他。

雖然爸爸說，這是他自己的業障，與我無關，可是我不能饒恕自己。為了減少內疚，我兩次上書要求提早退休，以照顧爸爸，卻被上司拒絕了。她好心地把信還給我，勸我道：「一天二十四小時面對臥床病人，妳會發瘋的，我不願意將來到精神病院去探望妳。妳還是照常天天上班，下班後才陪爸爸吧。」

一些在醫學界服務的好友，如腸胃科的老何，心臟科的老古，肺科的老陳，精神科的老楊，內科的楊老，為了減輕我的心理負擔，居然組成醫療隊，負責照顧爸爸，他們帶來了各種儀器，只要爸爸一不舒服，就為他做檢查。爸爸的睡房幾乎成了醫院的病房，他們的關懷使我非常感動。

由於大家的細心照顧，爸爸躺床兩年，都沒長褥瘡。可是為了治療尿道發炎、口腔發炎與無故發燒，爸爸不停地吃抗生素、退燒藥，真難為他。幸虧他很樂觀，不怨天也不尤人，見人就開玩笑。

來探病的朋友問他快樂的祕訣，他說：「正面思考，凡事往好的方面想。多少人遭天災人禍，我卻不用擔憂衣食住行，躺在床上，不但有人伺候，還有這麼多人關心我，我太幸福了，有什麼不快樂的？」

他雖然不能起床燒香、拜佛和靜坐，卻以靜臥和默唸《心經》代替。他說，

形式不重要，一瓣心香傳萬里，一顆虔誠、平靜的心，勝過千千萬萬的形式。演公圓寂了，我和老公代表爸爸去致敬。我也約了蘭師姐在法師出殯那天，一起出席告別儀式。當天早上，爸爸問我法師出殯的時間，我告訴了他。當我換好衣服，護士匆匆忙忙跑進來說，爸爸的呼吸非常微弱。我和老公立刻衝到爸爸房裏，他已昏迷，叫了也沒反應。老公馬上為爸爸唸佛，我急忙打電話給周老和老關來急救，又通知蘭師姐我不能出席法師的葬禮。接著又找明老、廣老等來為爸爸唸經，可是他們都不在，原來已出門去參加法師的告別儀式。

不久，蘭師姐帶來幾位菲律賓的尼師，我們一起為爸爸做臨終助念，半小時後，爸爸居然張開眼睛微笑地看著我們，我們非常高興。爸爸說：「我沒事，只是去參加法師的告別儀式。聽到唸佛聲，知道你們擔心，我就回來了。」

過了一段時候，爸爸要求中國籍的護士為他唸《心經》，緬甸籍的護士唸阿彌陀佛聖號。

一個半夜，我聽見中國籍的護士在唸《心經》時，越唸越快，甚至上氣不接下氣，本想起床告訴她，唸經必須平心靜氣，不可匆促。可是白天工作太累，懶得起床。

隔天，她告訴我：念經時，牆上掛著的照片中人走下來，她怕這人傷害爸爸，就越念越快；那人大概看出她害怕，並沒走近她和爸爸，只是微笑地走出房間。她所指的圖片，就是掛在牆上的觀音菩薩像，原來中國年輕一代不認識觀音菩薩。我立刻為她講了觀音菩薩的靈感故事，她聽得津津有味，從此，天天都很虔誠地唸《心經》。

爸爸看了很開心，他對我說：「我在病中也能度人。妳比我健康，更要好好的修行。我們父女緣盡後，就是妳離開目前的工作崗位，去修行度眾的時候了。」

一九九八年六月六日星期六上午十時，爸爸連續打了三個噴嚏就往生了。六月底，中風十幾年的家姑也往生了。處理了兩位老人家的後事，老公感歎地說：「老一輩已走，現在輪到我們了。」一言驚醒夢中人，我立刻回答：「爸爸說過，『每個人都能等到死亡，卻不一定有機會等到退休。』我們不如提前退休，做自己喜歡而又有意義的工作吧。」

不久，我們兩人同時申請退休。在爸爸的保佑下，我們的願望實現了。有了退休金，我們不必擔憂生活，可以全心全意地從事心靈教育與社會福利的工作。正如爸爸所說，父女緣盡後，我的修行與度眾生涯開始了。